

# 请李时珍出列



英国药品局新近发布不良药品警告，一些国药赫然在列，其中不乏名店名品。要说吧，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一些中药含有有害毒素被拒的现象，近十数年来时有发生，想到几十年之前的同样问题，现在依然如故，不免佩服自己关于中药的态度。

通常情况下，我会劝诫亲人和朋友慎重对待中医中药，不仅是滋阴壮阳之类的阴阳学说缺乏科学依据，还因为各种烂七八糟的根基金属离子太多，估计之前长期服用御医补药的皇帝十之八九都是被这些东西夺去了性命。当然了，这只是估

□苏 东

# 长白云遮天池水

雨季刚过的东北，犹如水饱之后的汉子，滋润而慵懒。车行在去往长白山的山间路上，便会时时感受到温润的水气中植物在拔节地生长。四周绿绿的山与倒影下绿绿的小河相互纠缠着，呼喊着想远方跑去。

远远望去，一片绿色在群峰点染下拱卫着神活了长白山，神话的长白山在我们心中也便有了云雾笼罩下的神秘，这神秘似乎是一种无法排解的缘。这是一个不经意的日子，我们划过身边浓浓的绿色的牵绊和山村小河边化不开的水气，与千百万年的长白山解一面之缘。

据说，这一面之缘在很多人那里都成了解不开的结。因为，长白山的天气经常是变化无常。山下是好天气，山上却是云雾遮盖，让很多人为了千里迢迢而来却没能看到天池而懊恼。我们与长白山会是一种怎样的机缘呢？随着海拔高度的不断升高，长白山的植物却变得越来越矮小，尤其是那著名的岳桦树，山下还很高直，随着海拔的升高，它却变得低矮而扭曲，一丛一丛，见不到从前的挺拔，可从它虬曲的枝干和干枯的树皮上，却能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历史感，或许是“高处不胜寒”的因素吧。到了海拔 2000 米以上，周围的景致反倒变得平静下来，失去了周围山峰的映衬，长白山多了一份冷峻，有了一份唯我独尊的霸气。到了海拔 2500 米以上，就感到这山峰只能与蓝天、白云为伍，周围环峙的群峰反倒成了高山下面的小土堆了。

踩着山顶的碎石土路登上山顶，映入眼帘的是一泓高阔的湖水，这就是长白山的天池。在蓝天、白云下，天池就这样清晰地呈现在面前，平静而自在，湖水映衬着蓝天，泛出深深的蓝色。《山海经》中说到长白山：“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不咸”意即“有神的山”。神山，圣水把长白山天池描摹的犹如人间天堂。蓝天上白云飘过，白云的倒影在湖面上随风轻轻地飘荡着，从这一边到那一边，轻风起处，波浪淡淡化开，宽阔的湖面渐渐归于平静。四周的山岩裸露着一种铁黄色，似乎就是当年火山喷发烧过的痕迹。据了解，长白山作为休眠火山曾经有过三次喷发，最近的一次是在 1702 年，距今仅有 300 多年。坐在天池边上，望着泛着深蓝色的湖水被周围 16 座山峰拥捧着，心似乎已沉落到无尽的湖底。

突然想起，来时路上提到的与长白山的

计，也没什么可靠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比较那些完全排斥中医的西医专家，我觉得中医还是有生存根基的，至少西药不治的疑难杂症胡乱些些草根树皮熬汤喝还是能够接受的选择，先不管是心病还是癆病，起码不乏治愈的患者。

有点不恭敬了，列位迷恋草根树皮的养生高人稍安，要怪罪的话，我们一起追究那些西学痴迷者好了。

记得早先饱受中医磨练的鲁迅意见就很大，据说是其父久病，遍请名医诊脉，开出的良方要经霜的原配蛭蚰做药引，结果是名医也难辨经霜的蛭蚰是否原配，死了人自然会被鲁迅归到骗子的行列。更狠的是大学问家钱钟书先生，据钱先生说，所谓享誉一方的名医(中医)之所以不是驰名四方，是因为另外的三方人家都被医死了，独独剩下身体强壮的一方人家还知道医生的名号。话说回来了，这应该是另一个极端，所言未必可取，试想如果真的是那样，中医早就寿终了，何来跨越千年的繁衍？单说金属离子吧，古人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古怪，但是不靠现代科学，旧时的医圣、医仙却能科学地主张用沙罐熬药，把金属离子的危害减少到最小，这是多

么神奇的学问啊！说远了，其实未必是什么神奇的学问，而是经验，经验总结也是科学。

说到经验总结，中草药这个行当首推之人无疑就是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了。

《本草纲目》成书于明朝，被认为是为修改古代医书中的错误而编，是李时珍亲历实践，广采博收的结晶。据说李时珍倾听了逾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 800 多种，历时近 30 年方大成。这部药物理学巨著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扛鼎之作。全书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方面，做了缜密详述，收载各类方剂 11000 多条，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除去 2900 多条为旧方外，其余条目皆为新方。更让我们敬佩的是，李时珍站在他那个时代所展示的科学创新精神，在书中他据理批判了水银无毒、久服成仙(长生)等权威说法，而为了证实穿山甲的食蚁生活，他还解剖穿山甲，并在书中对解剖进行了记载。诸如此类，正是这种不懈的探索，成就了《本草纲目》的伟大地位。

然而敬佩之余兴许就有些感怀了，李时珍以降也有四五百年了，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实际

我知道，妈妈，你同我一样没睡着。我知道，妈妈，你同我一样在心里叹息。我知道，妈妈，你同我一样想起了那遥远的村庄……

姥姥托人捎来的粘玉米正静静地躺在餐桌的一角。那上面还有我牙齿啃过留下的齿痕。你说，老家的玉米没有了当年的醇香。说这话时，我知道有一缕秋风从你的记忆里吹过，原野里仁立着的一棵棵玉米秸抱着怀里的玉米棒子正从秋风的温度上获取着温暖的香气。记忆里，你是一个馋嘴的妈妈，凡是从姥姥家带来的一个素包子、一捆生韭菜、一棵大白菜乃至一块腌萝卜都让你久久地回想起你的村庄。我知道，那里面除了姥姥的温度，还有老家的记忆。

我知道，那个泰来平原上汶水河畔的村庄一直在你的舌尖上安着家。你常常梦吃般叙说着你的村庄。

妈妈，你把你的村庄挂在舌尖上，烙在心里头。我记得那天，我们乘坐公交回到了姥姥的村庄。那天，姥姥家门前的河沟蓄满了雨水，黑色的泥浆还没沉淀下去，水面上漂浮着透明色的塑料垃圾袋，一道道白色的水沫纵横交织在水面上。我问你，妈妈，这样的水能游泳？你黯然神伤的表情就像呜咽的河水，抽抽着的流淌在我后来的无数次梦魇里。

那天，我们一起走进你的南汶河，可是瘦削的河床，泛着白沫的乌黑的水流，光秃秃的两岸，大型挖掘机挖出的沙山堆满了河滩。再也找不到了，你的水明草绿的村庄；再也找不到了，你明媚如春的童年！

妈妈，你沉重的叹息久久地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知道，你不想我的眼里只有高楼，只有柏油马路，只有汽车尾气，只有喧嚣只有霓虹灯只有拥挤只有漂浮着的

上早在上世纪末以来，东洋和西洋医学就对“本草”注入了很大热情，一方面是药物成分的细致化学分析，从基本元素入手，解决医理、病理的实证问题，以生物制剂对症下药，使草根树皮跨入了生物医学的殿堂，另一方面运用高新技术滤出草药的金属离子，去除毒害提高疗效。

反观李时珍的“门徒”却给人长进停滞的印象，要批驳洋人的不良药品警告还真有点困难。不说上世纪初年西学之人的嘲讽是否过头，仅就当下中医中药的一些流行现象就让人感叹。现而今仍旧祖传秘方盛行，公元前二三世纪就泛滥的阴阳五行学说至今虽然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学，却还是医理、药理的本位支撑，特别是目前电视节目中流行的养生学问，专家脱口就是《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云云，阴阳调和之说更是如空气四溢，无处不在。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会墨守这些强调夺理的道理，而不用心去找出有理有据的证明。

本人还是支持国医国药，相信可以找到科学的道理。不过想到针刺麻醉之类的穴位实践失败后，几乎见不到列位杂草专家的本质突破，有时候见到那些蔑视草药的西医大夫坚决不饮草根树皮汤水，也很疑惑是不是有固执拒斥西药的中医专家，老实说我主观地认为这种情形可能不会有，就算是可以有。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李时珍，如果他在当世，拥据那么发达的科技设备，一定不会容许孩儿们阴去阳来谈方论剂，估计可能的画面是各色草药专家被李时珍驱策的忙乱不堪，“生物本草纲目”或已大成，国医依旧屹立巅峰……

那么，请李时珍老师站出来吧。

□王雨城

# 舌尖上的村庄

白色垃圾袋……你把村庄告诉我，是想让我与你一起分享遥远的快乐。你很想给我留下一片净土，哪怕在记忆的空间里。你一直很担心我没有一片写意的乐园。我们就像一群圈养的小鸭，每天扑棱着翅膀，吃着饲料，迅速地增肥。

你把村庄挂在舌尖，你把村庄嚼在舌尖。难道，你只能把村庄挂在舌尖？难道，你只能把村庄嚼在舌尖？那天，隔壁二姥爷锄起一撮草后，迎着风跟姥爷叹息着说，日子是好过了，可是这粮食还真没那些年有嚼头了。姥爷说，看看这地，板结成这样，能有啥嚼头呢。我记得那天，我们从野外归来时，村里文化墙上正忙着规划村委的规划，“生态发展，绿色农业”的畅想遥遥地呼应着古老的村落。

我忽然有一种冲动，也许明天的太阳升起，汶河古河床上会开出曾经的花朵，也许田野的玉米秸又结出了甜香的玉米，也许姥姥家门前的小河又流淌清水哗哗……

妈妈，也许用不了多久你又该在睡梦里香香地咀嚼姥姥包的饺子了吧？



## 破阵子·援外工人归来

□刘仁瑜

只道家山万里，不知何处乡关。油路铺成千百里，棚屋迁居八九间，望鸿年复年。  
旦夕飘摇风雨，无端骤起硝烟。危地脱身三辗转，踏上龙舟心始安，浩天明月圆。

## 劳动，生命的劲歌

□熊腊元

劳动	劳动
生命的劲歌	生命的劲歌
汗水	让勤劳战胜懒惰
最耐耐寂寞	让岁月来不及蹉跎
不管流到哪儿	迈开双腿跨越坎坷
它都是那样热烈	创造生活
那样欢乐	重塑自我
劳动	劳动
生命的劲歌	生命的劲歌
蓝花	听
最喜好沉默	我们的心鼓
悄悄地悄悄地	多么急切，悦耳
开放劳动者灿烂的年华	催促着你催促着我
人生的苦乐	让我们用一生的激情
被勤劳的双手	同唱一首豪迈的歌
演奏成丰收的喜悦	

## 塔林壮歌行

——献给征战暑月检修的一线员工

□周荣明

暑热登高立展眸，雄阔厂容一望收。  
高塔巨罐清锈水，钢架粗管除漆落。  
苦战六日抒豪情，检修暑月绘锦绣。  
黄河当观山为纸，再谱新篇颂肇造。

## 问 瀑

□吴玉林

飞行不借翅，峭壁化途逢。  
天布三千尺，地吼八万斛。  
雷鸣连雨密，雾起锁人孤。  
百转曲流后，勇清达海无？

## 七绝·秋韵

□张善飞

平湖水碧映斜晖，  
风动荻花惊鸟飞。  
霜叶胜于春色美，  
秋风醉卧人忘归。

（“中国梦·劳动美”全国职工诗词创作大赛已经正式启动，面向全国职工征稿。本栏目开始选登部分参赛作品。大赛详情请登录中国工人出版社官网 www.wp-china.com，投稿邮箱：zhongguomengldm@126.com）

□吴春富

# 油 坊

油坊坐落在村庄里。  
平房。屋子里幽暗，宽敞。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门都紧锁着，只在每年的六七月间敞开，香喷喷的味道由内往外漫溢。“好香！”这是刚出壳的香油味道，满村庄里都能闻到。

肺腑里游走着油香，满脑子里闪现的都是昔日的光景。记得从前的这时候，母亲特别是父亲异常的兴奋，他们把油菜籽摊在场院里一晒再晒，然后背到油坊里去压榨。油坊离家三四里地，麻包沉甸甸的，父亲背着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反而步履矫健，仿若年轻人。我们知晓父亲为何如此的高兴，因为他自豪有能力让我们敞开肚皮，大快朵颐——新香油煎麦粢粑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酥，是舌尖上的美食，早前很多天父亲与母亲就在谋划。

那油坊在村庄最里头，光线不是太好，但能看见一堆堆鼓实的麻袋，一堆堆的瓷罐与眼里闪烁着油润光芒的大人小孩。众人的目光投在炒锅上，投在撞击进灶的汉子们身上。油菜籽倒进锅里，《炊事班的故事》里那么大的铲子在里面左右搅动，一刻也不停歇，让人联想到交响乐的指挥场景。

震撼的还是榨油的场面，壮实汉子，光着膀子，抡起结实厚重的圆木，吆喝着号子砸向进灶，呈现出来的是生命的力度与强悍。砰！砰！进灶责任重，向前进！向前进！油饼经受不住挤压，“出油了！出油了！”——这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压榨。油如泉水般咕咕地冒了出来，色泽金黄，略微掺杂着些乳白，快乐兴奋地流淌。香味漫溢了整个屋子，不少人口腔里开始分泌出一种叫快活的液体。

榨油是个力气活，无论是炒籽还是撞击进灶，都很辛苦，都需要付出超常的劳动。但榨油时节，汉子们的伙食也是特供标准。肚子吃不饱的岁月，汉子们从早到晚每顿都是两大海碗米饭，饭头上更是油光锃亮。近水楼台，“揩油”自是方便，嘴巴吃得吧唧吧唧地响，馋得看的人直吧唧嘴巴。

“呵！你这油质清亮！”有人赞美起了压榨出的油的品质。“是哦，我这油质是不错，还不是因为晒得干，籽粒饱实，”被赞美的人满脸油彩，“你这油质好，还不是我炒得好，炒嫩了油少，炒老了油焦，油清亮，说明我炒得分寸适当。”炒籽的汉子没有得到夸奖，心有所不甘，自个儿表扬。“不假！不假！这好油质也有你的功劳。”被夸奖的汉子，满面红光，抡起铲子来更欢畅。

一个瓷罐接满了，再换一个。油汩汩地流入瓷罐，种油菜的辛劳在此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奖赏。油全部装入了瓷罐，幸福与自足也全部密封进瓷罐。如今，这种手工作坊很少见了。机器生产出来的油，缺少了生活打磨的影像，粘稠，没有了原先的色泽清亮。这让人不禁怀念起了过往的岁月，那原始纯粹的乡土风情，还有那潜入心底随时呼唤而起的家乡甜蜜味道。

□张 前

# 世界是一面镜子

一个年轻人向一位智者抱怨：“这个世界简直糟透了！”  
“为什么？”智者微笑着问。  
“我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讨厌极了，他们不是整天板着脸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表情，就是态度恶劣无礼至极。我简直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忍受不下去，就要尝试着去改变他们。”智者平静地说。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从现在起，对每一个人微笑。”  
年轻人非常想改变当前的处境，于是，他听从了智者的话，对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充满善意，每天出门脸上总是挂着真诚的微笑。  
时间不长，奇迹出现了，年轻人发现原来对他傲慢无礼甚至恶语相向的那些人都友善起来，他们在他们脸上看到了跟自己一样的微笑。  
后来，年轻人又遇到那位智者，便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奇变化兴奋地告诉智者。  
智者颌首微笑，说：“世界是一面镜子，每个人在其中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像。所以，改变别人态度最快的方法是改变自己的态度。”